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丛九編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出版

0075775

K2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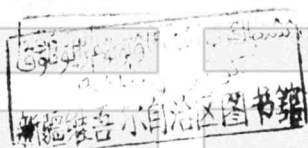
(W) 106

9

0075775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

馮承鈞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5775

中華書局

103012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

馮承鈞 譯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850×1168 耗 1/32 · 7 1/2 印張 · 125,000 字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1,100 定價: (9) 1.10 元

統一書號: 11018.87 58.7. 京型

目錄

秦代初平南越考	鄂盧梭撰		一
葉調斯調私訶條黎軒大秦	伯希和撰		一〇
婆利在梁以前已通中國	伯希和撰		一三
福建摩尼教遺蹟	伯希和撰		二五
康熙時三傳教師之漢姓名	伯希和撰		四二
苦婆羅	伯希和撰		四四
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	烈維撰		一六〇

秦代初平南越考

鄂盧梭(L. Aurousseau)撰

序

法國漢學家的研究，經我介紹的不少。然對於我的老友鄂盧梭的研究，未曾介紹一篇。因爲我從前所看見的，皆是些小品考證，祇有這篇秦代初平南越考是長篇。又因爲我從前對於南海的研究，興趣不大濃厚，所以將其擱置。我認識鄂盧梭的時候，在一九〇九年，那時他在巴黎東方語言學校肄業，兼在高等研究學院上沙畹(Ed. Chavannes)的課。功課不多的時候，晚上還到我的寓所練習漢文。到了第二年便到安南服軍役去了。後來調到河內遠東法國學校做教員，旋改教授，最後幾年做了校長。我最後在一九二八年給他一封信，託他代覓伯希和的交廣印度兩道考單行本，他沒有回信。到了近年，我才知道他已在那年回國，不幸在一九二九年初病故了。那時我就想將他這篇研究轉爲漢文，因爲河內校刊不易覓得，所以又延擱了兩年。

這篇研究精粹的地方有四點：一點是秦時五嶺的今地，他完全將他考究出來。二點將秦代

初次用兵南越的年代，考訂在紀元前二二一年，這是以前的考據家未曾注意到的。三點就是象郡的疆域，從前考據家皆以其地當今之安南。不意馬司帛洛（H. Maspero）在一九一四年河內校刊裏面根據山海經同漢書的幾條孤證，撰了一篇象郡考，翻了舊案，硬說象郡在廣西、貴州（此文我已轉爲漢文，載入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四編）。鄂盧梭此文引了許多證據，力駁馬司帛洛立說之誤。四點他將水經注林邑古都考訂出來，說就是現在安南廣南省灘川縣中之茶菴地方。近年來發掘的結果，證明他這一說不錯，四十年來討論不決的問題因以解決。可是此文裏面也有弱點，我們研究宋代以前的安南史事，祇能去檢尋中國載籍。安南人的著作，對於此時代皆是抄錄中國古書，略微改頭換面，易客爲主，所增者不過一些故事神話而已。鄂盧梭引了大越史記六條，祇能說湊數，於考證方面毫無關係。又若附錄所說的安南民族之起源，僅在越甌兩字上作文章，假定當時從溫州到安南的人民皆屬同種，這種大問題，未得到考古學人種學語言學種種方面的互證，不能輕下斷語。馬司帛洛在一九二四年通報裏面批評此文附錄，說此附錄用不着批評，雖然有點客氣用事，可也有他的理由。鄂盧梭原來想把安南歷史完全整理，這是他第一次發表的成績，不幸已作古人，這是安南新史學的一箇大損失。繕校既畢，爰誌數語於端。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馮承鈞識。

緒論

安南民族起源歷史，現在尙待考證。紀元前一二一年漢平南越以後的要事，固然不難證明，可是對於此時代以前的事變，迄今尙未見有何種評論工作。研究蜀氏（前二五七至二〇八）趙氏（前二〇七至一一一）時代越南問題的人，爲數很少。研究此時代以前問題的人，可以說絕無。有的人以爲土人的歷史傳說絕對可靠，又有人以爲這些傳說不是神話便是故事，大家皆不注重中國的古籍。殊不知可以使紀元前三世紀黑暗充佈的安南歷史發現光明的，祇有這種載籍。

就真相說，在此處如在別處，追溯過去愈遠，指示吾人行程的堅固路標愈稀。純粹安南的歷史，祇能上溯到紀元前二二一年。在此年以前，祇能根據若干古籍，發爲若干假定。

但在二二一年以後，賴有留存迄今的載籍，始無此種疑惑不定之病。我說的就是中國的古籍，同安南的歷史傳說。這兩種史源：前一種的最少部分，同後一種的幾盡全部；撰述紀元前一二一年以前的安南史事的種種史家，早經用過，可是沒有人將史料同史事

作一種全部的鑑別整理。比較種種著作家的紀事，就可以知道了。有一種人承認一種事實，別有一種人否認同一事實。事變同年代隨着來源而異。簡單言之，這種歷史，在一種表面健康之下，隱伏着些隱疾同機能的欠缺，所以應該將他作一種廣義的研究。質言之，以此文辨證彼文，屏除毫無根據的可疑傳說，僅僅採取可以互證史事的載籍，我現在想勉力去做的，就是這種工作，此文的標題表示我所研究的問題，特別限於包括紀元前二二一至二〇七年間的時代。至若二二一年以前的事蹟，我想在一附錄中說明安南人最古經過的大概。至若二〇七年以後的史事，世人知之較審，所以我祇將要事舉出。

第一章 平南越前之中國南境

建設秦國（前二五五至二〇六）的秦始皇帝，註一既在紀元前二二一年將中國統一，當時的中國疆域已大為擴張，遂分為三十六郡，郡又分爲縣。然則在二二一年時，最南的幾郡是那幾郡？他的疆域止於何處？現存關於有秦一代行政區域分配同數目的載籍，略微有點含混不明。所以應該分開說，不可將二二一年的根本組織，同後來的補充建置混合言之。

註一 秦始皇以二六〇年十月十一日（陽曆）生，二四六年七月三日即位，二二一年始稱皇帝，

二一〇年七八月間死。可參考史記卷六。

沙畹在史記譯文第二冊一〇〇頁中，說始皇生年是二五九年。案史記固說始皇生於秦昭

王四十八年，而此年大致固可當紀元前二五九年。可是始皇生是在年陰曆正月，拿格列

戈爾（gregorien）曆合起來，應是二六〇年的年終。根據秦曆說，那年的陰曆正月，應是

陽曆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根據周曆說，應是二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

二月二十三日。如此看來，秦始皇出生之時，應在紀元前二六〇年年終。

我在此處祇說五世紀下半葉裴駰所撰史記註解中留傳到今的三十六郡名錄。註二這

件二二一年的諸郡名錄，可以用作考訂平南越前中國最南諸郡名稱的根據。

註二

史記卷六集解引。

當時最南諸郡，從西至東，就是蜀郡、巴郡、黔中郡、長沙郡、鄣郡、會稽郡，也大致可說是現在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幾省。過細考究南方的境界，皆在揚子江以南。他所經過的地方，就是現在四川的成都、重慶、酉陽，貴州的思南、黎平，湖南的靖州、郴州，江西的南昌，安徽的寧國，浙江的紹興，自是以達於海。

又考史記卷一一四東越列傳，有閩中郡，郡治就是現在福建的福州。據說此郡是秦并天下時置，則也在二二一年，可是裴駰名錄中未有此郡。我想設置之時，雖在二二一年，大約在分三十六郡以後，不然裴駰決不致忘記此郡，我將來對此還要說明。現在我們要知道，當時的福建是越種的居地，又因地勢與中國本部相隔絕，好像秦始皇在未將本部建設以前，必不致想到這箇南夷的閩越。

史記在卷六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下，說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後，又說他的境界「南至北嚮戶」。註三好像說的就是安南。無論如何，這箇北戶名稱，指的是二二一年南境以外地方。如此看來，在二二一年之中，很難調合此三說。（一、南境可識的三十六郡之存在；二、南至北嚮戶；三、閩中郡之設置。）除非主張設置三十六郡之時，中國的南境尚小。由是必須假定在二二一年中國兩種地理狀態之間，必有一種史事或一串史事。質言之，秦始皇分中國爲三十六郡時，尚未略取福建同三十六郡以南諸國。我們若把若干不相連屬的史文對照起來，就可以明瞭這種史事了。其事就是中國第一次南征百越，當時的百越，大致可以說是今日的福建、廣東、廣西同安南。取閩越的那支兵，勝利得很快，由是添了一箇閩中郡。取南越的軍隊沒有這樣容易，遲到紀元前一二四年，

才將南越征服。至若在二二一年說到二一四年北嚮戶的地方，大約是預先知道勝利，或者是一種錯簡。

註三 參照此後引文二。

如此看來，在二二一年始皇未南征以前，當時中國的南境，應在成都、重慶、酉陽、思南、黎平、靖縣、郴州、南昌、紹興一線了。

政治狀況，時常繫於地理形勢，現在拿地勢來說明當時中國的情形：

如果參考此地一帶之山勢地圖，我們就可看見從四川至海，有一山系。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今日的南山或南嶺。此種山系，劃分揚子江同西江流域的境界。就事實說，此二流域的交通，除開幾條天然山徑以外，頗爲困難。

此山系始於四川、雲南交界之處，東經貴州，註四又沿湖南、江西南境，復東北延至紹興、寧波一帶。由是觀之，距離二二一年的南界不遠。

註四 其東北是貴州的一小部分，其南就是山岳起伏交通困難的貴州地方。此地在紀元前二世紀時始列入中國版圖，而在一一年設置牂牁郡。可參照前漢書卷二八，同此後引文五。

我們既然知道二二一年時秦國既然佔據揚子江中部及下流，並將重慶、思南、靖縣、

郴州、南昌等地包括在內；又一方面我們又知道南邊的西江流域，又爲一種交通不便的南嶺所隔絕，勢不能不假定這箇南嶺就是中國本部的南方境界了。

這種假定已距真相不遠，若是拿史文參證起來，不僅是一種假定，而且是一種歷史事蹟。

因爲在若干古籍裏面，特別在史記同前漢書裏面，說到表示二二一年中國南界的若干山嶺。而名之曰五嶺（嶺一作領）。比方史記卷一一八淮南王列傳（參照引文十三）說：秦始皇「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又在卷八九陳餘列傳說：「南有五嶺之戍」，註五則尋究此五嶺是那五嶺，很有關係。究竟有一種或幾種五嶺，我們能不能夠考訂此五嶺在今何處。

註五 並參照史記卷六註。前漢書卷二七下之上，又卷三二，漢紀卷一。

著錄此五嶺名稱的重要載籍如下：

（甲）史記卷八九陳餘列傳，集解引裴駰（五世紀時人）之說曰：「駰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註六

註六 此處所說的漢書音義，不知何指，我知道的漢書音義有好幾種，姑取裴駰以前的漢書音

義說，有應劭（二世紀時人）的漢書音義（參照水經注卷二），韋昭（三世紀時人）的漢書音義（參照隋書卷三三），孟康（三世紀時人）的漢書音義（參考唐書卷五八），晉灼（四世紀時人）的漢書音義。可是前漢書卷三二陳餘列傳顏師古注所引的服虔（二世紀時人）說，與此相近。但是服虔因注左傳而著名，我還不知道他注過漢書。總而言之，五嶺之著錄可以上溯到服虔；質言之，上溯到紀元後二世紀，顏師古雖引服虔之說，然謂「服說非也」。而以爲「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顏說的「一山」就是南嶺。

（乙）史記卷八九陳餘列傳司馬貞索隱引裴淵（五世紀時人）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註七

註七 其文並見前漢書卷三二陳餘列傳顏師古注。

（丙）史記卷六始皇三十二年下。張守節正義引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

（丁）又引輿地志（六世紀中葉）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戊)前漢書卷三二陳餘列傳·顏師古注引鄧德明(四世紀時人)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

又太平御覽卷五五註八引南康記曰：「秦始皇略定楊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南康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龐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毗渚嶺，今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即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也。」

註八 鈞案此文在金澤文庫本卷五四中。

水經注(六世紀初)在卷三八中，也著錄有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五名。

最後在史記南越列傳裏面(卷一一三同注)，可以考訂五嶺中的幾箇秦代名稱，其名曰橫浦、陽山、湟谿關。註九

註九 參照後此引文九。

我在此處未引近代中國撰述所誌五嶺之文，省縣方志對於五嶺的記載特別豐富，將於說明各嶺條中別有引證。註一〇

註一〇 並參照太平御覽卷五五所引吳地志，同太康地志，又李調元撰南越筆記(函海本)卷二，

越史通鑑綱目卷一，駢字類編卷九五。

上面所輯的古籍文可以列表於下：第一行依時代之先後，列舉所本諸書。以後則對照五嶺之異名。其不能必爲某嶺者，則不列入。因爲諸書記載各有不同，非先尋究其方位不可。縱算甲書的某嶺即是乙書的某嶺，可不常是同一山道，有時指的是遠近不同的山道。我在此處雖然以第一嶺、第二嶺、第三嶺等名概之，無非爲便利起見，不如說是一嶺中的諸嶺。雖然如此，五嶺仍然完全有別。

自東至西諸嶺		南康記	廣州記	水經注	輿地志	附說
第一嶺	大庾	大庾	大庾	大庾	大庾	秦時名橫浦
	塞	上		塞	上	
第二嶺	桂陽	桂陽		臺嶺		秦時名陽山晉時名臘嶺
	騎田		騎田			
第三嶺	都龐	都龐	都龐	都龐		秦時名湟谿晉時名永明

					廣州記無此嶺代以諸書所無之揭陽		
					九真		
第四嶺					臨賀臨賀		
					毗渚		
					萌渚		
					白芒		
第五嶺					始安始安		
					越城		
					臨源		
					越嶺		

現在應該考一考各嶺的所在：

第一嶺 第一嶺，四種古籍皆名曰大庾，亦稱塞上，同臺嶺。現在尙名大庾。秦時則名曰橫浦。水經注卷三八說大庾嶺是五嶺最東的一嶺；南康記說嶺屬南康。晉時的南

康。大致在南康今城所在。質言之，在江西省西南角內。現在江西省的大庾縣，就是此嶺所在的地方。此縣在江西省西南角內，同廣東省之南雄縣聯界，大庾嶺恰在今日江西、廣東兩省分界的地方。從前祇有一道可通，就是南昌經南康到番禺的一道，也就是現在兩省交通的一道。此嶺現在通名梅嶺關。註一。如此看來，此第一嶺就在南嶺山系之中，廣東北界之上。

註一 我所說的是指大梅嶺同小梅嶺合併言之，可參考史記卷一一四，太平御覽卷一六〇，佩文韻府卷三七，庾嶺條所引舊唐書及其他諸書之文，江西通志（一八八〇年版）卷四六，明一統志（一四六一年版）卷五八，清一統志卷二五五。

第二嶺 亦名桂陽騎田。秦時名陽山，晉時名臘嶺。在第一嶺之西，湖南省郴縣同宜章縣兩縣之中。南康記說在晉時屬桂陽郡，此郡即在此地一帶。現在並有黃岑山、上嶺山、客嶺山、黃箱山諸名。註一二在Bretschneider 中國地圖裏面，則名摺嶺。今日尚爲湖南通廣東的唯一大道。質言之，從洞庭湖經長沙到番禺唯一的直接通道。註一三

註一二 此嶺在後漢書卷三二中名曰客嶺，在卷六三中名曰桂陽嶺，並參照元和郡縣志卷三五，明一統志卷六六，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二二年刊二九六頁，安南志略 Amson 譯本